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南野史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九

江南野史

載記類

提要

臣等謹案江南野史十卷宋龍衮撰其書皆

紀南唐事用紀傳之體而不立紀傳之名第

一卷為先主昇第二卷為嗣主璟第三卷為

後主煜而附以宜春王從諫及小周后第四

卷以下載宋齊丘以下僅三十人陳陶孟賓

于諸人有傳而查文徽韓熙載諸人乃悉不載攷鄭樵通志畧載此書原二十卷此本僅十卷殆佚其半歟叙次冗雜頗乖史體然其中如孫晟林文聲諸傳頗有異同可資考証馬令作南唐書亦多采之流傳既久固亦未可廢也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一

宋 龍衮 撰

先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恪  
之後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  
事產業每結交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亂離羣盜蜂起  
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  
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區十里之地久之聞賊

夏韶之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韶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未必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勁勇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言魚水未足爲喻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爲所敗行密聞之因自帥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

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  
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為徒弟後行密部下大將徐溫出  
師濠上見先主方穎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為己子先  
主雖少而天性穎悟夙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  
顏侍膳過若成人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  
之而頗鍾愛撫養無異逮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  
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采地夏秋  
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

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緡疋之數無不知其多  
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特脩饌饌珍餽賓客從吏之費槩  
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嬖姦寒燠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  
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  
獵先主唯習書計暇則肄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  
誥既長溫為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卧  
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糞溺皆親執器動至連月踰  
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聞謦欬聲乃



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帷間聞人至則問曰汝為誰耶  
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  
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  
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疎先主聞之侍奉愈謹未幾溫  
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為之感嘆久之溫指侍右一  
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溢不啻數  
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遂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  
討而疑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

射起家為偏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大將  
柴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帥部下先擊之賊  
平先主功居最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而  
先主專尚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  
人宋齊丘一見與語終日館於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  
丘遂說宜頒布六條以率羣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  
征輕賦禁止非徭在任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  
律修舉庶位公廉城郭濬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

為用義父溫聞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  
自領之遂移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  
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  
驕傲辟命卿將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銜之瑾為人  
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為郡守拒命  
不從梁師累征不克會其兄珙以別郡先降梁祖親討  
瑾乃遣珙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偽開壁請與兄  
面語遂飛刃刺殺兄梁祖惋嘆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

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憨哥瑾既殺知訓乃持其首詣吳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敢聞卿善自為謀瑾乃大呼於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剄先主乃帥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叅政握兵權軍中之事莫不已出越人寇毘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於無錫越人奔潰隣境之內唯錢氏為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

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  
不聞朝廷顏網以禮振舉上下既乂遠邇樂推呼之為  
政事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  
治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  
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之暇親與之  
宴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  
夙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既至縻  
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殆數千人羽翼大成

裨佐彌衆或人諧先主於義父溫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持之不得假於他人先主聞之乃表乞罷政務而宋齊丘諫之請緩其事迨數日會溫發疾卒遂止其議時義弟知詢代嗣父溫鎮金陵遙總朝綱每與先主爭衡因使說之入朝遂以吳主之命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諸郡軍事遂襲溫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璟參政進封先主為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丘徐

玠為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徙居丹陽宮  
改吳年號為昇元元年尊義父溫為武皇后為義弟知  
詢等請歸姓先生猶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  
堅請於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  
尊四世祖恪為孝靜王奉考榮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  
為王諸孫男女各為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圜  
丘禮畢羣臣皆賀復上尊號遏而不行郡邑報符瑞數  
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

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繒綵珠璣遣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積而梁宋屢亂而羣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舊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兵甲殆盡羣議請乘其敝諸將奮勇者頗衆先主不納遣使唁之厚饋幣粟以調其乏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篤使召宋齊丘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璟嗣位即日殂於正寢時昇元七年年五十有六謚曰孝



高廟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音  
厚重望之懾人與語可愛少遭迭難長罹兵革民間疾  
苦無細大皆知之刺建康有處士汪召符上書陳九患  
利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臧否不恥下問稟而行之自  
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  
絕怨咨輸賦不稽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園丘之祭  
太史奏月延三刻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  
皎然如日禮畢而落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攜其孫失

手墜地其子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地先主遂命作闊刃鎗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而不售上神岡禱廟求旱為暴雷震死迨末年慙敦慈恕山林數澤禁止以時恩澤渙汗及被吾民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將終乃謂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好鄰境以安宗社不可襲煬皇之跡恃食阻兵自取

覆亡苟能守吾言汝為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殂落  
之日四方黔首嘆息涕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代之志忽  
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逮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  
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又天祐中  
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徐氏之望鯉與李  
姓音同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者也

江南野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二

宋 龍衮 撰

嗣主

嗣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尚書叅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以

太保宋齊丘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幾告將禪位於東都畱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衆至十萬餘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衆奄至空山去城十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衆遇賢懼棄衆而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達參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召對不見宰相宋齊丘上疏極

諫不聽其畧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是聖特賢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聞故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故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而知之蓋能延接疎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癘艱苦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

之景而得以旦乎於是黜齊丘為潤州節度使既行  
朝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嫌隙  
自此始矣齊丘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  
征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  
更相為亂嗣主使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  
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徽帥師討之  
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以建  
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



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畱後遣使納款降嗣主使以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漳等州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丘與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圍福州義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馮延魯縱之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

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會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鎖至建康遂流於舒州是時遼主耶律德光陷汴梁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於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為從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因遼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遼主守職為郎焉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

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  
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  
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迨方數歲亦未  
嘗覩遼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  
一雙何以限多曰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  
皮藉之兵騎踐而過焉以縻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  
以羊以免為準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為對曰晉少主  
逆命背約既遣入蕃遼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

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  
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  
拜命之辱蕃使聞之遂行是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  
主乃歎曰孤不能因其厄運命將出師抗行中國恢復  
高祖太宗之土宇而乃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  
也至於悔恨百端不能自弭時泰州刺史皇甫暉王建  
及沿淮羣盜皆來降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  
報聘以太傅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漢中州節度使守司

徒李守貞為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  
少主世遼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帥眾  
禦之至中渡橋為遼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園明  
年歸蕃漢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  
城降至隱帝即位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  
黨疑不自安遂據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  
且急守貞懼乃竊遣元等至其表略曰臣之先世乃唐之  
遠裔祖侯禰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勲著於簡冊昔日巢

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有臣雖生於梁末  
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  
討攻伐粗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  
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沒北蕃晉鼎覆餗天  
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忿惋痛心疾首欲效愚忠誅  
鋤虵豕恢復先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兇黨俄臨衆寡  
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  
殄犬羊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

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  
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  
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枝救患  
卹鄰遏強拊順爰遣偏將出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  
不讓於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  
遂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  
並進至淮甸聞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醺  
於樓上使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誅節

度使王建封初招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攻其東城垂陷嗣主因其失機先詔崇文為福州節度使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而遁國家以前功未即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體求綰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無惹鬧自是人號之為王惹鬧日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不巽嗣主震怒發其前後罪犯殺之鼎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



傳國兄希範違命越次立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  
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至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  
上流迎衛送至鼎州既而搆隙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為  
援其表略曰昔先主早有勲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  
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以享國祚無  
何嗣主不延永命奄棄社稷訃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  
骨泣血願睫即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塊用竭臣子之孝  
不圖天未殄禍孽豎搆隙離間我戚屬汨亂我先序潛

阻兵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  
介殫布腹心惟君存先主之昔好振大國之威武許出  
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將  
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蠻  
攻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  
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囚希萼立其  
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鎬討之希崇出降遂入長沙迎  
希萼希崇歸以為王初南漢王劉氏之子嗣立聞馬氏

兄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侵至桂陽界嗣主遣大將張巒至郴連間復歸裨將楊勝侯忠帥袁吉二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賀與廣人戰於城下廣人敗績城守使壅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衆宵遁巒未至桂林聞忠等敗於是巒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右僕射孫忌為相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

為人柔懦酷懼釋氏凡出征伐無威嚴號令苟幸克捷  
多以生濟為利初平建州時人呼為邊羅漢至是政出  
羣小弱而無斷惟事桑門廣設雜施楚人罹苦謂之邊  
和尚乃無守禦脫身夜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  
登極明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  
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大半  
下令郡縣煮粥賑之饑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  
屍臭穢不堪行是歲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

求援彥超乃漢高祖同母異父弟性驕狠而無謀漢祖  
既登極遂授以兗州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召帥部  
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收集餘騎歸兗據城不順周太  
祖將親征之懼而求援嗣主遣兵數千至淮大為周師  
所敗俘其將校遂誅彥超彥超嘗以金帛募海上客得  
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師圍城客說彥超曰  
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以熱血相潑一場決勝敗安  
能於危窘之地坐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

城陷命開圍東角縱之客結圍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  
朕既赦汝所適城邑無害民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  
負節義偶為彥超所悞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既  
釋臣等願歸漁農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歿言訖  
皆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而諭  
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為君之道何煩遠援以  
附不庭朕方和結隣好休息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  
嗣主聞而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潭市茶會邊

錫平馬氏例俘於江南嗣主因而引對慰勞遂以上茗  
萬斤備人船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陵而還是歲周世  
宗嗣位明年夏擢天威軍都虞候劉仁贍為壽州節度  
使冬周師入淮甸命裨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  
禦之遣江州節度使皇甫暉將兵為援時周師棄營退  
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之仁贍以為周師姦謀恐  
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  
貪恠聚歛為務莫知兵法不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

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知吾至乃先遁之不追何待  
裨將臧師朗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  
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為周師所敗諸將皆沒  
凡喪師計已七萬時江淮寧久民不知兵大軍既敗莫  
不惶怖諸郡無備皆棄城而北於是遣宰臣孫忌及鍾  
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  
議盡割淮南之地為和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敏德  
明固請割地為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



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不信德明知其說之不見用乃大呼於衆曰周師渡江國必亡矣嗣主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向壽春為援先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園苑使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取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興屯田執事者

虐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猶如草芥民乃不愜相與起義治農器為兵襍紙為鎧處處保聚謂之白甲子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贍厲志堅守遂襲城南大寨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皆決以死誓時諸路進攻朱元璋復舒州李平克蘄州唐進克泰州周師在諸郡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州聚兵五萬無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與周饒不和仁贍

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贍亦發疾時朱元陳覺有隙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時厚卿止之元殺之而行於是諸軍大潰邊鎬等為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劉仁贍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唯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夙將之後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與軍一萬戰而沒無一生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劉承遇諭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至

舒州獻廬滁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  
顯德以營屯應援使林仁肇為潤州節度使贈劉仁贍  
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  
中放太傅宋齊立於池州九華舊隱初朱元之叛舉國  
震懾時陳覺李徵古每白嗣主言國祚將亡宋公本造  
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委行之後以聞陞  
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老而已嗣主乃命中  
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喬極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

先面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  
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  
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  
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  
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發其前後罪惡  
遣使監守宋齊丘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徵古皆殺之  
初既使孫忌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  
南以和而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師世宗聞之怒

江南背約遂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萬餘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歟忌曰精甲利兵即雖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智運宏遠機變如神指授師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贍趣降忌乃反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昔說朱守殷以汴州叛尋

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焉時禁字頻見斗牛之分乃議遷都以避之嗣主以建康與敵隔境而江又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能救其難乃為劉禪陳叔寶耳今吾移都豫章據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為上策羣議未決唯樞密唐錫贊成其議乃使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封次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軍張巒於宣州殺之

與鍾謨謀逆故也改豫章郡為南都是歲宋太祖登極  
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  
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次于廬山與從臣遊  
於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  
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為王都則湫隘尤劇官府營署  
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以下軍士皂隸日夕思歸嗣主  
恐生變憂忿煩悸此因唐鎬阿旨欲置極法鎬懼縊死  
嗣主方議東還未幾而疾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



建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向清潔好學而能詩  
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自嗣立以來嘗欲脫去機務以  
游泳澹寂而社稷所係不獲其已而聰悟迷惑濶於聽  
斷政事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戮姦  
於怒是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愆喪師虛國自己而作及  
周師俄至頽然無備神情委懾若無所措先主顧命之  
辭徒虛語爾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刎於割地愧作  
藩臣情慮荒悸不能自懋遂議遷都遁強趨弱亦叔世

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於殿上見故太傅宋齊丘自陞而趨進心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于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問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嘗欲禪位景達與宋齊丘既不獲後果喪淮甸而國幾亡矣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江南野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三

宋 龍衮 撰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后周氏

後主名煜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  
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武都  
虞候沿淮巡撫使因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師  
衆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  
焉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

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百官皆加職罷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即位征伐頻起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作

百姓盜鑄幾至一觔餘以一文置之水上浮而不沉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之民復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者益衆而不止又先主世不槩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觔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守南昌尹冬建州節度使陳誨卒時後主不恤政

務清曉於禁中卧內聽道場童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為僧而童子奸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十月二日後主納國閒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宥給事中蕭儼中書侍郎韓熙載等彈奏獄訟必申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內帑錢三十萬充軍資庫用三年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沒又兩日相觸時人以規見之是年韓熙載卒天王使至



諷後主入朝煜不應詔初流言共謂北使竊同後主出  
錢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復登使者舟秋撫  
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  
上密事請竊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  
乞割符驗後主懼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貶  
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為會  
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弘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  
降諸王為郡公初臺閣殿各有螭吻自乾德後天王使

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畱守南昌尹林仁肇卒遇鴆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申屠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令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江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禦之敗績於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牒籍稱甲戌歲募民獻納緡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時獻者頗多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八年春有

彗星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帚星迨  
曉幾亭午短如帚焉城將陷越人攻丹徒命同德軍都  
虞侯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閱民為司徒初先主之  
世既為量民田以奠科賦自二緡而上家出一卒謂之  
義師中有別籍分居亦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  
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謂之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  
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  
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剗競渡船每至端

午官給綵帛俾兩兩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皆自備緡帛車服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十三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守把建康城陷方罷歸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潯陽湖

口率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蹲州與王師合戰  
衆皆潰令贛死之初後主以天兵圍近厯年百姓疫死  
士卒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行人與約詰  
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後主出拜於  
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唯言人心不一故也遂  
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令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  
城歸順唯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  
城叛先鋒曹翰率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

陷遂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惟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  
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為瓦官閣豪民富商之家  
避難於上迨千餘人為越人所焚一炬而燼彬乃使監  
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  
將發號泣之聲滿於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  
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  
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閣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  
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

量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遂登禮拳拳嘆息久之散施衣物緡帛至京師乃面縛銜璧羣臣輿櫬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怒之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僚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樓乃告曰汝為江南國主已乎煜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栗久之不能對尋命赦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  
上宣翰林醫視服藥遣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而殂在  
江南臨莅十五年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含  
槨彌厚遣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  
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  
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  
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  
其志渠能如是孫皓叔寶不為降虜矣至是果然後主



自少俊邁喜肄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音律姿儀風雅  
舉止行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  
中聚僧尼署寺宇于中所聚迨數百人朝退與后頂僧  
伽帽衣袈裟專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頗顙至為疣贅  
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有少澁滯者再為治  
之其手常抄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  
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萬餘親給廩米帑藏緡帛  
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為僧者與之二釜往往有貪苟

而為之者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不聽曰僧人姦淫  
本圖還俗今若從之是縱其欲勒令禮佛三百拜免其  
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  
奉謂之一佛出世號為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  
堂地獄循環果報又勸說令廣施剝梵營造塔像身被  
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  
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愀恍兵機守禦之謀茫然而弛  
困廩漸虛財用益竭又使寺僧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

千間聚徒千衆旦暮設糜食無非異方珍饈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為煜自識及天兵至獲為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草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為獻供佯為不受乃陰鑿穴及壘石為塔濶數圍高逾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尅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有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遙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民念誦救苦觀

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  
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勲之後方疑無  
驗乃鴆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披堅執銳出城  
鬪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湯說吏部尚書  
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  
王師陰伺敗亡隨作繫虜韓熙載諛佞苟容嘗上疏云  
諸佛慈悲尚容悔過言多此類釀成禍胎見危是幸迨  
盧絳出水戰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容貌魁

岸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何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趣降為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為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出為閹人所刺乃大呼曰我恨死不得其地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愈引見各紹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惡殺臣等無以為報答願

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追旦皆割馘而至  
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  
知賊則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  
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於佛前炷  
香爇燈以達旦為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  
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竊續之而致獲宥者多矣其  
為人茫昧如此不亡何俟初北朝兵將興吉州子城上  
有神現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爍于月軍民皆見數日

而沒今俗呼為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航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吼如人聲聞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鳬鴈自北而飛迨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士庶未碧服染時須經宿露則愈鮮妍時謂之天水碧廬陵曾氏將娶婦忽化為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鰮形如大堤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轉掉每每噉喁水自腦而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肉

者至多或以脅骨為橋脊骨為白鮓者鯉之類也既死則國亡其怪識之多若是煜之君若臣皆顓蒙不悟其妖

宜春王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同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文辭年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相奕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碁詩乃援筆立賦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謀處滄溟猶未深嗣主



覽之驚嘆令頒示百寮以為規誡士流爭寫紙價湧於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為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煜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數奏無失禮節太祖優恩封之為兗王賜第宅錫賚頗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對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實千載之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緡帛而罷及

從謙為書使至建康喻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  
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繫闕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  
拒命勞師後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  
謙於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損妃御不存默默不  
自安遂臥疾不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入闕質而不返  
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為計每聞使至必避之而已兵  
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

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

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前後疾將亟忽見后入  
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  
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壁而臥至死不顧后既殂嘗入  
禁中至納為后乃成禮而已將納采後主令交鵝被以  
繒綵使銜書極於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於屋有  
墜瓦而死者其夕燕羣臣韓熙載降階為詩以諷焉而  
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  
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四

宋 龍衮 撰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淦陽閤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王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於任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授業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

世亂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  
屈莫能究其涯涘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  
廬陵齊丘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於門下旦夕相為醺  
飲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  
天疾病且死因遺書薦之於先主既至棲遲逆旅裹餽  
罄乏因吁嘆數四其鄰娼優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  
餼由是獲備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為國士  
大獲賂遺尋而娶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

務農訓兵黜陟臧否進用公廉修舉廢墜制御姦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濠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之而往而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丘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輯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

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  
又皆齊丘帷幄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  
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  
每與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議家國或至夜艾今池  
亭猶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為溫所忌遂署為府中  
從事溫卒始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  
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義之士  
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之推以



心腹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逢英傑言聽謀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為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退身卜居九華山下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上表固辭其略曰昔高宗之夢得說西伯之獲非羆是皆天錫之英傑況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才力莫稱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齎吳主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

侍郎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  
禪代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  
宰廣覃恩施撫輯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乎時  
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殆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聲  
歎嚙軌之微齊丘莫不知之陰以聞建康議以劉穆之  
輔宋主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已雖勤為下  
所奉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  
安所歸乎遂泣數行下齊丘聞之乃還建康議遷都金

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  
吳主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丘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  
以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  
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州  
乃召故老親屬相與叙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饋遺乃改  
舊里愛親坊為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  
利莫不榮之迨先主疾篤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  
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已

無法大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丘每犯顏諫  
正陳以昧旦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  
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極諫不從未  
幾以齊丘為潤州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  
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  
不為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丘知之求罷其  
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勲舊不能折節降身隨  
時容衆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承非順旨尤生

謗譴乃嘆曰烏盡免死則乃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  
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詐激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  
主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王景達  
就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  
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  
師入淮甸詔還謀難始齊丘賜號歸九華朝廷多用文  
儒以干戈為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乏師旅內竭帑  
藏國用軍罷蕩然虛匱淮甸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

以為迂典諮議詢謀恥而不行國師暴至遂失備禦方  
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丘聞  
之曰斯乃蹴鞠射帖之徒焉能總眾以禦勍敵辱國喪  
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  
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閱師稱藩割  
地皆非專謀復告老謝疾乞骸骨歸南昌既而嗣主自  
亡淮南神情躁撓惶悸不安常曰孤欲屣脫國務放心  
雲鶴每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徵古等常見親密

因順旨而言齊丘先朝夙老諭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機高宴深宮俟睿體隆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遙稱世宗曰朕與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永保和好合朝順非遂成釁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丘不知其旨乃具艫艦被詔促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丘昔嘗著啟有曰至於千懇萬端只為饑寒二字人見其死謂之自讖齊丘所薦進者惟能先萌未兆智策宏遠才堪致化

理能易俗與已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牋賦經史殘剝古人之詞為文士者哉故齊丘之學天才縱逸穎出超羣混然而得非耗蠹前修而為之辭至如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凡建碑碣皆齊丘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嘗以紙實其鼻或問其故答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謗誅多此之類齊丘嘗與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



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復中原而遼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齎琛以為報聘遼主不知謂北朝殺已之使因漸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於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晉少主御極與之抗禮遂入梁園遣使召江南主與之會醺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為仇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皆齊丘之始謀也或云契丹母青媛乃江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諛

率爾詭對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  
誠協謀復會鍾謨遽除讒慝交亂庸君九華之墳土未  
草而謨亦繼誅蕭儼以蒙瞽無文慙而愎訐江文蔚詞  
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帷箔之內糴糴不修韓熙  
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機立功定業當齊  
丘秉政蒞任皆斥腐儒鯁生聲洿行穢故不大用及位  
已崇峻由是哆于頰頰背憎面譖羣誣黨議十舌百喙  
加之齊丘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筭苟不附已莫之容

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沉深淵初鎮南昌日有故識慢  
言遂致之大辟乃榜其尸曰毀辱先主謗訕今上亂臣  
賊子宜棄諸市斯亦可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囚九華乃  
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為忘之者所匿今猶傳於人口將  
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無一聊生吾之罪也  
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而卒年已七十餘矣有一  
子先世而亡

江南野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五

宋 龍衮 撰

孫忌 劉仁瞻 陳誨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主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招募河南仕人忌因亡之署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遂都於洛迫明宗嗣位以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忌為判官遷員外郎守殷猜之懼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

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桑門將亡  
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疑之乃  
踞岸偽捫蝨嚙蟻追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  
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  
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  
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畜髮  
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  
迨旦迄夕與徐玠同預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

辭璽順優婉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辯詞說泛濫  
嘗為宋齊丘所忌憚迨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  
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於重熙富庶變育疲  
民時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  
罪使之困瘁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  
安輯冀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爾延巳狠愎  
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鎬棄城  
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內盛狗穢雞樹鳳池

棲集巢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南劉  
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王  
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畱忌等  
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朝議不從殺  
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壽春與周人屢戰  
會朱元叛軍遂遁惟仁贍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  
遂引忌責之及話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丘  
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贍趣降忌知終無生還



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其辭大呼曰劉仁  
瞻汝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  
可効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  
忌顏色自若世宗怒將殺之臨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  
臣不忘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  
淮娶嫠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無子有隨婦子李紹  
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劉仁瞻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如小

將性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剴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江夏作鎮長沙之役師舟剌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瞻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奄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不知所措仁瞻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

視如閒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贍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武士之恥也不追則貽患於是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羣下咸服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周世宗師衆四面攻擊仁贍支吾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懾又表邊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戰冀定得表嗣主畏懦惟加撫諭不從其

表因憤恚而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廷構哭而救之亦令并誅之及周世宗以樓車載孫忌於城下趣令仁贍納降而孫忌反其辭大呼仁贍曰汝可固守城隍効死立忠無為降虜等語士卒聞之益勵志奮勇氣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臨城下坐帷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上城射之矢去御座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于墜箭之

上甫坐矢復至又遠數步而墜仁瞻知之因捐弓投矢  
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兄弟  
門列櫜戟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憂君父  
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  
於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  
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瞻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  
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至親  
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瞻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

陰曠天雨黃沙士卒聞之人人莫不銜泣而哭之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為自剄者數十人初仁瞻歷歲久周師攻之不克世宗城淮北為壽州迨仁瞻死乃以故城為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歷觀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蕞爾彥貞可禦諸乎仁瞻死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能得士卒之心故樂為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之

陳誨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勁能履父母異之小字阿鐵為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仕至郡裨將軍中壯之呼為陳鐵諸軍圍建州誨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為敵及城陷為王建封之衆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踰出於羣衆執者不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驍壯遂以為小將俾領其舊部招集亡叛復與潘承佑薦於嗣主以為劍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為前鋒大破之獲其將馬先進遂遷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

復有吏幹兼治農戰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誨遣長  
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於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  
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  
軍旌之為百勝授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  
武有能詩名後累刺池虔為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  
至同平章事在鎮數年多薦儒者甄升將校時議多之  
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臨其第視問慰勞即  
日而卒其諸弟輩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善為文章嗣主愛之遷自  
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為人諂諛佞媚反覆  
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使周為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  
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蘧蔭為陳覺所排少與李德  
明親友頗怒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續  
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殺覺  
等釁加元老自謨始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  
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遷禮部侍郎知當事

主者之在多換其穀權勢巍峻剋剝侵官百司之務多出於已李德明之死唐鎬輔其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巒入衛謨素與善每詣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鎬知其陰構之謀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胥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真神人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於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迨唐鎬除謨罪亦

見誅不亦宜乎

朱元者蒲津人在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  
輔少主將裨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洎  
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  
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之聞其  
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以文資與平累遷至  
尚書郎及周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時元帥衆萬餘克  
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陳覺有隙疑其將叛

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聞命恐為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於世宗於是諸軍大潰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元妻乃查文徽之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款懇切嗣主署其表因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詞世宗以所叛之衆別作一營以元為蔡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五